

中国
当代名家
精品
必读散文

逝去的
故乡桃花

张杰
著



一个时代的底色和本质到底是什么？

纯粹个性精神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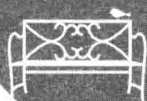
对于一个非精神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

知识出版社

中国
当代名家
精品必读散文

逝去的
故乡桃花

张杰
著



一个时代的底色和本质到底是什么？
纯粹个性精神的存在，
对于一个非精神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逝去的故乡桃花/张杰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6. 3

(中国当代名家精品必读散文)

ISBN 978 - 7 - 5015 - 8986 - 9

I. ①逝…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0827 号

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
执行策划 马 强
责任编辑 梁熾曦 马 跃
责任印制 魏 婷
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厂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 千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5 - 8986 - 9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逝去的故乡桃花（序）

王开岭

张杰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无论在他黄河岸边的老家，还是在他后来流浪的城市。张杰是个以梦为马的人——一匹童话里的木马，或类似堂吉珂德的坐骑那样。他爱上的东西太多，由此衍生了无数的责任、意义、承诺、荣誉感和使命感，使得他生命的行李过重。同时，他爱的东西太特殊，在传说中和史书上都太显赫、太有尊严和光环，这增加了他的生存幻觉。

其实，这些常人眼里的“荒诞”，都是纯粹艺术家的典型特征。换一个时空，比如 19 世纪的俄罗斯庄园，或者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欧洲沙龙，甚或 20 世纪 80 年代理想主义的中国，张杰会如鱼得水、如燕穿梭。

张杰写过一篇《植物》，我觉得作为他的自画像是很合适的。

我至今清晰记得一种类似高粱的高秆作物，它们被种植在密密而低矮的大豆或爬行植物中间，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田野守护者。而这是一些几乎没有任何食用价值的作物，成熟后，只能被脱去籽粒绑做刷锅用的炊具或扫帚。最后支撑籽实的一节秸秆可用棉绳串起来，织成一种铺在锅中间蒸馒头叫作算子的炊具……其他部分只能被当作优



逝去的故乡桃花

shiqu de guxiang taohua

秀的柴火，因火焰威猛持久而备受乡村欢迎……它们高傲地站在那些低矮的爬行植物中，是田间最后的胜利者和唯一靠尊严活着的族群。我在词典里没有找到它们的名字。

这种英雄主义式的悲情，是张杰胸腔里的手风琴发出的。我见过他描述的这种植物，红色的籽粒，美艳惊人却泛着苦难的光泽，高高瘦瘦的身杆，很像堂吉珂德。整体上说，那是一种气质孤独、濒临绝迹的植物。农民不仅不种了，甚至还用农药来对付它。因为它太不实用。

我一直想，若张杰不痴爱文学，或爱上却不献身，会怎样？会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其实，我很希望他开一家唱片店或乐器行，小小的、不赔不赚的那种，在一条隐蔽的巷子里，很静、很深，门口或屋后有棵大树，树上有鸟。这样，我会在懒洋洋的午后或傍晚去找他，听他新刻的唱片，听他语焉不详地嘟囔什么……我想，我该是步行或蹬辆破自行车去。

这个城不能太大，不能大到让朋友在街上永无撞怀的可能，不能大到让人轻易地失踪或杳无音信。这个城应有这样的特征：空气柔软，人群、光影、风缓慢移动，不焦灼、不激烈，且慷慨大度，能接纳大量游手好闲和胡思乱想的人，尤其像张杰这样羞涩而简单的人。不应太刁难他们，不应给其出太多的难题。

可惜，心愿落空了。中国没有这样的城了。这样的城太文弱，禁不住铲车轻轻一推，经不起人们发财梦想的起哄和抗议。同时，张杰也退不回他鲁西南的故乡了——那个如今已光秃秃的村庄。在那里，池塘被埋、树林被伐，到处是寻找人民币的刀光剑影。没有诗歌，更没有音乐，只有贫寒、茫然、牢骚、被剥削

的愤怒、唉声叹气和自相残杀，他会显得更加突兀、刺眼。在那里，他只会更加哀愁、忧郁，他会像老人一样，只能听见自己的咳嗽，整日盯着影子发呆。

他只能不停地走，郾城、济南、广州……

相隔大约 10 年后，我们在北京见了面。

这个城市一点儿也不支持他的活法。像做错事的小学生，他羞愧地把音乐和诗歌装进了书包，双手捂住，然后按报社的吩咐，拿着笔和采访本天天跑，跑得他都说不清自己在哪里。

每当他开始为生计奔波，汗流浹背、焦头烂额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印象：时代在非法使用“童工”。

张杰有两个贵族般的嗜好：音乐和诗歌。在我看来，他的音乐天赋高于诗歌。从耳朵到神经到心灵，他的音乐感官都是一流的。我有个酷爱古典音乐的朋友，她本人已有很多音乐家知音，但和张杰仅仅聊了一会儿，即惊讶他的音乐体验，后来又迷上他自制的 CD。她说，张杰制作的 CD 水平远超过几百元一张的市场货。

一个从玉米地逃出来的人，竟然对唱片和器材有这么深的领悟和心得。这不是天才是什么？这不是流亡贵族的基因吗？

音乐对他有多重要？他居然敢给儿子起名叫巴赫！张巴赫！

让我想想，我是怎么认识张巴赫之父的呢？

文学。是文学制造的偶然。多年前，我在山东，一位我们共同敬重的作家朋友带他去我的城市。饭桌上，他掏出一个小包，装着从黄河岸边的老家带来的油炸“爬蝉”，这是我至今怀念的美味。然后就是彻夜长谈，那时的夜真长啊，能聊无数的东西、无限的远方、无数的人、无穷的时代……那时候，文学是心灵爱好者之间的密码，犹如精神通行证，有了它，彼此交往上可省略



逝去的故乡桃花

shiqu de guxiang taohua

很多东西。我们就这样省略了很多东西，直接成了朋友，那种即使多年未遇也不觉得遥远的朋友。

我一直觉得，像张杰这样容易迷路的人，不该居住在大城市，甚至不该是城市。他应该住在一个温柔的小地方。可如今的中国，连村庄都消灭了温柔，都被粗野和狂热所占领，他该去哪儿呢？

他属于“小”，即经济学家舒马赫赞美的那种“小即美”的小。他是一个热爱细微的人，一个内心有明珠、不宜暴晒、需要幽闭的人，像蚌，像萤虫。可这样的物种越来越少，供之躲藏的河塘和草丛都“蒸发”了。

他只有上岸，向“大”屈服，在“大”里寻找角落和洞穴。

精神上，张杰有三个身份：音乐狂、作家或诗人、基督徒。这三个身份都和信仰有关，都被他提升到了和生命等值的层面。通常，一个人有其一就够受的了，即足以和人群拉开距离，显得孤单和怪异。他居然有仨，真让人羡慕又同情。这意味着，他要同时听从这三个领域的召唤和指令，既享受他们，又要服侍他们，遵循他们的原则和尺度，听从他们的吩咐和调遣……

这注定了他活得不轻松。他的心路全是幽径、丛林和峡谷，虽然美，但障碍多，体力消耗大。

我最羡慕的是他的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我本人兼有，所以不怎么看重。但第二个身份害了我，因为张杰要出书了，张杰嘱咐我为他的书写点什么。我就想，我要是不会写东西就好了。我已好久不写东西了，尤其序或评之类，我压根儿不会写。

但这是必须的，是来自友情的指令。

这本书里，我最爱读的是他的乡村纪事，尤其和他儿子有关的事。读的时候，我总想笑，又总想哭，总忍不住念出声来。

刚出村时张巴赫猛然问了一个把我吓了一跳的问题，他问：“老奶奶现在到哪里去了？”原来，每次回家都要带他去看奶奶……张巴赫在家里没有问一句关于老奶奶的问题，却忽然在出村时把疑问说了出来。我仓促回答说：“老奶奶现在在地里。”张巴赫说老奶奶为什么到地里去了。我说：“因为老奶奶死了就要埋到地里去。”张巴赫说老奶奶还会活过来吗。我说：“不会了。”张巴赫问埋在哪个地了。我说：“埋在村西边的地了。”晚上，张巴赫弹完琴吃饭前又跑到我这里来问：“埋老奶奶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是吧？”我说：“是的，挖了这么大一个大坑。”我把两条胳膊张开在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区域。张巴赫好像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一样去吃饭了。从张巴赫表情我感到，他觉得这样的空间一定足够老奶奶用的了。（《衰退的本能》）

这样温柔地诉说生活，这样平静地对待命运的分量和泥土的沉重，这样美好而无知的孩子……我感到震撼和心疼，父子身上有一股远离这个时代的善良和才华。

许许多多作家都写不出这样的话了。

张杰还能，儿子在帮他。

回到小县城里找一个地方吃饭，把自己灌醉，然后下午去看城西那些尚未盛开的桃花——它们正在那个小村周围含苞待放。它们的美丽甚至与小村和观看的人们无关而直指其经济价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观赏者所要面对的尴尬。那个下午，张巴赫和我的收获是捡拾了一些剪枝人剪在地下的花枝，回去插在水里，第二天



逝去的故乡桃花

shiqu de guxiang taohua

居然开了很多。（《黄河咫尺桃花》）

我感动于父子的情趣，大白天别人都在劳作，他们竟然把自己打扮成知音的模样，醉醺醺、赤裸裸地去拜访桃花，竟然认为花朵比果实重要。这就是诗人，他给了儿子一个春天的仪式，他露骨地好色，不怕被村庄里的人嘲笑。

我一直觉得，好的叙事风格，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应是自由、流畅、松弛的，犹如野外散步，没有路，即遍地是路了。张杰有许多篇什都做到了这一点，当他不对写作本身提要求的时候，他写得最好。

在村里，人的地位似乎与所分到的土地的位置相对应。小时候家里总是分到一些离村里最远的地块，这除了意味着多费很多劲之外，还意味着受歧视——最差的地块总是等着那些运气最差的人。

……在那块地里，我还曾经见过几十斤重的一株地瓜。它被视为村里的奇迹和荣耀。那株地瓜的果实被密密排在那块土地中间，等待村里人和大队里的人来参观和赞赏。我还记得在这之前，村里人曾在那块地里采了嫩地瓜叶和茎和面蒸了吃。（《不停变换位置的土地》）

简明、高效、举重若轻，充满童年的纯真和阳光气息，充满宗教的忧郁和正直。在张杰作品中，我最喜爱的即这类无意中包含诗意的写实和纪事。

我甚至隐约觉得，若有足够耐心和不被干扰的环境，张杰或许能写出像契诃夫那样的东西。读《郾城和黄河之间的村庄》系列时，我就想起了契诃夫的《草原》，它们有相似的气息。

桑庄是处于郾城和黄河之间的一个村庄。我想象不

到自己会和这样一个村庄有任何联系，但这种联系的确存在着。比如，20年前春日里一个晴朗星期天的上午，我骑自行车到黄河岸边去。刚出郾城还未到城北的梁堂镇，一个看上去70多岁的老太太朝我招手，说要搭我的自行车，她说她家就在桑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桑庄这个村子。

……我仿佛触到了那一片片肥厚的桑叶及其纹路清晰的叶脉，它们在默认里被一阵阵蚕食的声音所吞没。村庄曾在这种沙沙声中幸福如雨，即使最大的鼾声也无法穿透厚厚的层层的墨黑树叶……

而且我知道，痛苦来自被我们卖掉的树木和村庄。

痛苦来自被卖掉的树木和村庄。

其实，这也是张杰退不回去的原因。他只能以逃离的方式亲近故乡，以背叛的姿态热爱村庄，热爱他记忆中的黄河和桃花。

村里一共有四个池塘，转眼间，四个池塘枯了三个，村后、村西和村前的三个先后干涸，村后的那个上面盖了房子。现在，村前的池塘里面每年会种上小麦、大豆或者花生，已经和一般田地没有区别了。村西的那个池塘像伤疤一样空着，它分属两家，因为地界不清闹纠纷便一直在那里闲着。唯一一个有水的村东池塘显得如此狭小，很难想象村里人整天泡在里面的往昔岁月，曾经十几头老水牛在里面表演钻水游戏。池塘们好像说好了一样，一起干枯或走向干枯。（《这片池塘还剩下什么》）

干枯。像说好了一样，事物一起走向干枯。



逝去的故乡桃花

shiqu de guxiang taohua

黄河枯了。乡村枯了。城市，早已枯了。

张杰在干枯的洼地里晃动，像个失业的青蛙。

他依旧在唱、在鸣，那或许叫音乐，叫诗歌，也或许叫哭声。

先写到这吧。

望张杰好运。望张巴赫能记住那个春天的桃花，健康快乐地成长，同时能渐渐遗忘自己名字的伟大。

2010 年 7 月 6 日 北京



逝去的故乡桃花（序）	王开岭 1
大地告别	1
波希米亚河的灵魂	23
流亡的质髓	32
不停变换位置的土地	43
黄河咫尺桃花	47
鄆城和黄河之间的村庄	57
听不见河谣	
——黄河笔记之三	67
无家可归	72
悲凉的告别	76
带张巴赫回家	79
去看诗人食指	81
茫茫燕山	97



逝去的故乡桃花

shiqu de guxiang taohua

《情人结》

——物质飘荡在空气中 115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后现代的月光 131

《二十四城记》

——后工业与特殊消费时代的电影 145

易碎的提线木偶 155

以隐忍的方式为时代和文学加分 165

河流为何死在沙漠（代后记） 174

大地告别

1908 年的生命之秋对马勒来说显得如此漫长——

马勒，这个习惯于在山林间穿行，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像农人收割回来，坐在案前将素材整理成形”的自由灵魂，在创作 8 部交响曲之后，因为病痛缠身不能与咫尺之间的大自然亲近，心情自然变得异常糟糕。他最后只好选择把心灵放进诗歌艺术的甘泉里，让自己焦灼的灵魂慢慢地沉静下来。大地渐渐一片寂静，灵魂开始歌唱——一部贝特格翻译的东方神秘诗歌集——《中国之笛》，与他正在承受暮秋之痛的心灵契合了。那个秋天因此对他显得异乎寻常。一部几乎蕴涵宇宙浩瀚和生命奥秘的大地交响曲，最逼近灵魂本质的生命交响——《大地之歌》如此自然而不可思议地诞生了——似乎从生命高处铺天盖地地喷薄而来，对此世的温暖充满无限依恋，对生命和此世“参透”刻骨铭心的精神之爱，一曲生命绝唱上升到人生境界的顶峰，让整个世界仿佛沐浴在神、人合一的阳光之中——那是他对天国的向往抑或对此世的依恋？对于生命、宇宙、时间、此世、彼世、大地万物的理解和表达，把马勒“交响曲必须像这个世界，它必须无所不包”的作曲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交响曲本身融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炉火纯青，像一道从人类的浩渺寒冷夜空划过的伤口。



逝去的故乡桃花

shiqu de guxiang taohua

秋天是从绿透的葱茏翡翠般的夏季世界开始的。第一缕还属简略的秋日，照到尚属夏季季候的肥厚植物叶片上——它们对秋日的来临或许浑然无知，秋天便开始了。然后，空气、阳光，整个世界慢慢地褪去夏日的颜色，披上了秋日的衣裳。

叶片们开始从生命的第一个斑点渐渐扩大蔓延至全身，和每个生命体一样演绎重复着生命缓慢或迅速的衰竭规律和过程——这些大地的眼睛和透气孔，正从视界和呼吸里不情愿地释放和结束一个季节，像诗人捆上诗札或拿起锋利的收获镰刀。收获的季节来临了，这预示着大地上一场盛大而隆重的另一个季节——冬季的准备工作要开始了——收获、贮存、修缮、加固等，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无分巨细地在大地上铺展开来，一切都是为了迎接冬天割痛肌肤的北风。此前，夏季将万物充分展露和推陈出新的过程显得如此繁复。大地上的生命运动因此而达到高潮和顶点，大地与工业文明造成的节奏和运行规律如此大相径庭，四季的运行却是如此协调和相辅相成而处处呈现出文明的色彩来，仿佛工业文明造成的累累伤痕等待季节的复原一样。秋天将这一切慢慢收敛。

季节所表现出的节制和秩序即使大师也望尘莫及，魔法师也许是它最适合的称谓。季节的旺极而衰，便是从生命旺盛始至的那一刻开始。其实，这个看似深刻而准确的命题并不准确，旺与衰只是生命的两极或两面的表现，“衰”其实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便开始了，只不过它尚未对生命构成致命威胁而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而已，就像马勒对悲惨的人生没有充分的预料和准备一样。不过，人们尚明白“旺极”时则千万要警惕这最后时机了——这样看来，“旺极而衰”便似乎具有一种东方哲学狭隘的功利色彩了，它似乎告诉人们，生命开始时的“衰”可以忽略，而

在旺极时如果及时认真对待，一切尚来得及。夏季最“顶峰”时，秋天就要在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旺极时刻到来了。它按照自己的规律来临，并不遵循除超自然力外的一切意志。

如此轰轰烈烈的一切在整个世界的茫然无知中进行，如同死神降临一样。从生命诞生那一刻起它便一直紧紧伴随，等候在某个出其不意的路口或最不经意的时刻让生命遽然终止。人们在悲痛与叹息中依旧茫然无知，生命最初哪怕最微小的一处暗色斑纹也可能是死神伟大事业大厦的秘密藏身之地，只是人们对它毫无察觉也没有能力觉察罢了——季节有着同样让人感到无奈的节奏和不可改变的进程。

能够洞悉这种生命规律是一件让人多么可望不可即的事情，上帝将这种能力交给了马勒。更不可思议的是，让他利用交响曲这种音乐形式，在人类苦难的风暴眼中，对人类“忠告”或“告密”，以致人类借此可以无限接近上帝的秘密和此世的诸种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他已经是能够来往于此世与彼世、人类与上帝之间的“使者”了。在整个世界对这一生命秘密和规律毫无知觉时，他似乎已经彻悟了一切。这便是马勒，大地、生命和时光秘密的知情者和告密者——但是那么无奈和有限。当人们沉浸在世事沧桑的忙碌时，他已经预告终结与开端，以及天堂、地狱与死亡、魔鬼的悲怆或欢喜的消息。这一切均是苦难与厄运使然，注定这又是一个以焚毁自身来为世界预警的生命悲剧，他以自己的痛苦自救并警示那些可能获救的人。

上帝赋予他这种类似未卜先知的本领其实并非无条件获得，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几乎成了一个一生与死亡相伴的人。有一段时间，比如写作这首生命交响时，如他所说“和死神朝夕相处”，深悟死亡、人生之意义，深悉人生之有限、神意之伟大。



逝去的故乡桃花

shiqu de guxiang taohua

第四交响曲开头的一串奇妙、缥缈而迷人的清脆铃声，仿佛从天而降的仙乐，其实即使这首一向被称为最快乐和无忧无虑的曲子，除了其旋律容易入耳，长度适中外，一点儿都不无忧无虑，死亡依然像影子一样跟随他——死亡主题一度成为他澎湃激情的生命隐忍副歌，缥缈的铃声中藏着死神鬼魅一般的黑色身影，让人不时产生一种浑身透凉的惊颤，如深夜噩梦惊醒的汗流浹背。但其中所蕴含的对此世人间之爱的人性温暖和生命激情及无奈，于《大地之歌》达到了极致。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间之爱和将要辞世的人生之痛使人无法不为之所动。这种足可摧毁人间最冷酷和坚固的心的力量，亦足以掀起另一个世界爱和痛的风暴，这是否是那些故去的亲人接近他的唯一精神通道？

少年，人生最明亮的天真烂漫期，本应像牧歌一样甜美而纯粹，死神却离他如此之近，似乎时刻在他生命之侧——他一次次听到死神的呼吸声，触到它冰冷的手和唇，14 兄妹中的 9 个先后一一舍他而去；14 岁时，从小感情最好、比他小一岁的弟弟恩斯特在他温暖的怀中渐渐变得冰冷——自恩斯特被死神夺走后，马勒仅有的童年美好回忆随之烟消云散，晴空变得阴霾密布、危机四伏。中年，除却失去双亲的悲痛，他最疼爱、倾注他最多心血和希望、他一直认为比自己更具音乐天赋的弟弟奥托自杀身亡，使他的一切人生之梦毁于一旦。暮年——辞世前 4 年，他最敬爱的天使一样美丽的女儿玛丽亚·安娜，因染猩红热和白喉在与病魔搏斗近两个星期后心衰力竭，4 岁夭亡，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呻吟、挣扎而无计可施、欲哭无泪。女儿的夭亡几乎带走了他人世间的一切，心力交瘁时，当时无法医治的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却向他亮出严重警告，死神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伸出了凶狠的魔爪。然而，上帝的眷顾使他创作出如此富有激情和